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三月打蒿正当时

高峰

“长淮三面八百里，七十二水通正阳。”如果从空中俯瞰，淮河与潞河在进入千年古镇正阳关的时候，一左一右，张开臂膀，搂抱在怀中就是孟家湖。孟家湖又名芦柴湖，面积约25平方公里。以前，这么大的面积都是用来生长芦苇、荻柴和蒿子的。

说到蒿子，我不得不提起《诗经》，简直就是一部蒿子大全，但我越读越糊涂，不知道我们孟家湖的蒿子属于哪一种？比如：“翘翘错薪，言刈其蒻”中的“蒻”是蒻蒿。“予以采蒻，于沼于沚”中的“蒻”是大籽蒿。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中的“萧”是牛尾蒿，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中的“艾”是艾蒿，“蓼蓼莪，匪莪伊蔚”中的“蔚”是牡蒿。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”中的“蒿”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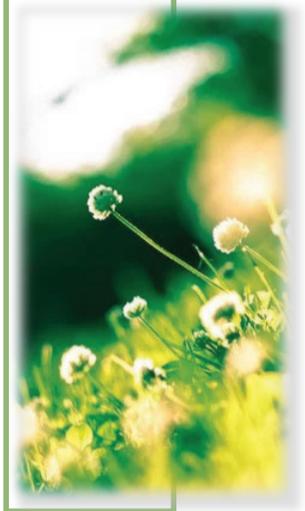
“二月芦，三月蒿，四月五月当柴烧”。作为食材的蒿子，其青嫩时光极其短暂，采摘和享用都来得及。

三月的孟家湖，春水初涨，蒿子萌发。下湖采蒿，正阳关叫“打蒿”。一个“打”字，道出艰辛和乐趣，所谓的“不打不成交”。舅舅活的时候，每当此时，打得的蒿子，自己舍不得吃，送到城里来，让我们尝个新鲜。刚刚上市时，菜市场里的蒿子要卖到二十多块钱一斤。

孟家湖因孟姓人家在此居住而得名，湖滩低洼，垒土造屋，建有圩子庄台。《寿县志》说：正阳关潞河入淮处的孟家湖，苇荻一望无际，年复一年，面积扩大，形成资源，是造纸、建材的重要原料。1956年县政府建孟家湖林厂（荻柴厂）。1986年春，清理了河道上阻水芦荻，铲平圩堤，孟家湖成为一望无际、种植麦豆的农场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受一次洪水淹没后，苇荻长得更加茂盛，蒿子的味道更加清香了。

清早起来，背着干粮和水壶，三五成群，挎篮提筐，出南城，过南船塘，上南堤坝，往前几里，从清河口划船过



河，湖滩芦荡，苇荻新生，一条条蜿蜒小路，通向湖底。“打蒿子”如今已然成了正阳关人早春的踏青、郊游。芦荻丛深，蓝天悠远，云雀鸣唱，不时惊飞草丛中的野鸡野兔，惊喜欢笑，你追我撵，春天的孟家湖突然充满生机和野趣。

有一种蒿子，枝茎短粗，又嫩又壮，堪称蒿中上品，因为几乎贴着地面生长，人称“坐地炮”，长于湖底深处，犹喜苇荻茂盛处。为什么苇荻中的蒿苔最好吃，其中奥妙，不可言说。也许是早春乍暖还寒，枯萎的苇荻顶着棉絮般的花穗子，给人一种温暖感，初生的蒿子娇嫩无比，受着苇荻的护佑，所以口感极佳。

但是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上品蒿苔，必得益于洪涝的加持。

好吃的蒿子，都有“圈粉”的好颜值。所谓根挑根捡，青碧嫩壮，肉红皮白，晶莹透明。

从理论上讲，蒿子永生不死，孟家湖的蒿子却自有一套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。苇荻稠密，蒿苔缠绕，盘根错节，拥挤不堪，会导致根系衰退，连续几年，从根系开始退化老化。正是孟家湖水涨水落，相辅相成，无意当中成就了这一道美味。大水涨起，水来成湖，汪洋一片，湖中除了过去的几个庄台，芦苇、荻柴、林木、庄稼、道路，都被淹没，洪水淹死蒿苔腐烂坏死的老根，水退过后，又长出新根，俗称“倒根”。春风秋雨，寒暑交替，蒿子一年又一年，一茬又一茬，不断地更新换代。如果连续几年不发大水，不淹死一部分蒿根，那么，蒿子长势会越来越差，茎叶越来越细小，口感和品质大不如前，这是因为重茬复生，根无空隙，导致根系老化。如果没有大水帮忙，需要换茬移栽。这就是为什么孟家湖的蒿子清香浓郁，迥异于别处。

舅舅曾经说，蒿子与正阳关有缘，在那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伸出援手，以荒野之味救济男女老少。冬季挖蒿根，

春季采蒿苔，做成蒿饼蒿耙充饥，度过难熬的荒年。正阳关人对蒿子情有独钟，就是来源于这个“救命之恩”。“蒿根子，吃了养孙子；蒿苔子，吃了养儿子。”这是当年流传的歌谣，一枝蒿蒿摇曳在那个特殊年代，碧绿清香，永不枯萎，竟然成为延续生命的滋养。

芦苇和蒿子真是一个“德性”，越受水淹越旺。但是，林场土地承包，芦荻尽除，种植小麦大豆。这些年又被人连片租种，留给蒿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，只有沙河沿岸和田埂地头。

孟家湖的蒿子有一种特有的香味，入口脆嫩清爽。一般人家，加入香干清炒，还可以用沸水烫后加入佐料凉拌。更可以加入肉丝荤炒，尤其是蒿子炒腊肉，是家常的必备美食。腊肉不能太肥，也不能太瘦，是刚好能被蒿子中和掉油腻的那种，达到荤与素的微妙平衡，又兼顾了腊肉的清香和蒿子的清脆。

不光是寿县，春天，全国人民都在吃蒿子，只是吃法不同而已。据说，南昌人吃鄱阳湖的蒿子，拿方言情景喜剧《松柏巷里万家人》片头曲说蒿子事，他们说：吃的是鄱阳湖里的一棵水草，吊足了人们的胃口。

寿县人光顾吃了，却没有想到给孟家湖的蒿子写一首诗。

孟家湖的蒿子好吃到什么程度，我有身在“庐山”之困，只好搬来大师汪曾祺先生描写芦蒿的片段。他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的注释中写道：“蒻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……叫做‘蒻蒿蒿子’，加肉炒食极清香”。后来，又在他的一篇美食散文中说：“我的小说注文中所说的‘极清香’很不具体……我所谓‘清香’，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。这是实话，并非故作玄言。”

好一个“食时如坐在河边，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，而我坐在几万亩的孟家湖中，春风浩荡，那清香不用闻得，而是一望无际了。

静守流年兀自芬芳

张军霞

夜里做梦，梦里一直在看房，一个精明伶俐的女孩，大概是在某家中介工作，领着我看了一套又一套的房子：有的位置太偏僻，有的小区环境太差，有的房屋结构不够合理，有的价格太高……最后，我疲惫到迈不动脚步，发愁得直想哭。眼泪将要落下时，我醒了，凌晨四点多，天还没有大亮，窗外有微光照进来，女儿蜷缩在我旁边熟睡着，床正对着的那一面墙，被书架挤得满满当当，书架又被书挤得满满当当，偶然的小间隙里，又被女儿见缝插针，放了她的一些小摆件！

挤，太挤了，不止是书架，这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说，空间显然太小了。先生喜欢藏书，不断买新书回来，书架从我们的卧室，扩展到客厅，又扩展到儿子的卧室。儿子常年不在家，他的房间就一屋多用，先生在这里放书、看书，也兼放一些杂物。女儿尚小，喜欢撒娇的她每天还跟我挤一床被子睡，她也该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了。

我想换房子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这老房子没有电梯，我们又住在顶楼，上上下下都很累，要是手里拎点东西那就更要歇几次气才能爬上去。尤其令我伤心的是，以前母亲还时常到我家来，这两年她腿疼，再也爬不动楼，我家做了什么美食，都想让母亲尝一尝，

没有电梯，她就来了！对于房子，我没有过多奢望，带电梯，至少要三室，环境要好一点，因为我们也人到中年了，不想为房子投入过多，能够满足我意愿的房子按说不少，可实际去看，却各种不合适。我为这事忧心忡忡已经好久，连做梦都离不开房子了。

反正睡不着了，我翻朋友圈，看到一位外地的文友晒了蒲公英的照片，他说这几天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心情不好，觉是人生太苦，夜里做梦，梦到以前过的苦日子：那时他在农村老家，每天干完农活才能写文章，日子清贫得只有门前屋后的蒲公英。醒来时，他依然觉得心里很沉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我对他的经历也了解一些，现在的他已经在县城定居，从事着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，有妻儿，有房子，日子跟大富大贵不沾边，但至少衣食无忧，有个温暖的小家，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跟当年相比，他的状况已经好了很多，怎么能说是“一无所有”呢？

早餐时，我跟先生说起这位文友，也说出了自己的感慨，他说：“你如果也能想想自己的变化，也许就不会再为换房子那么焦虑了。”我想也是，初来县城时，我们只能挤在狭小的出租屋时，冬冷夏热，那时就盼着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后来买了这套两居室，简单装修一下就住进来，屋子里除了床和沙发，几

乎没有别的家具，就算这样也开心不已，慢慢攒钱把东西都添置了起来。我们有了各自的书桌、电脑，有了孩子们的笑声。再后来，我们像做梦一样，赶在房价没有大涨之前，又在另一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算是将来给儿子结婚备用……跟从前的一无所有相比，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好很多。

这样想想，我内心忽然就释然了：我们还年轻，爬楼没问题，母亲来不了家里，我们做了美食就给她送去；阳台空间很大，可以改造成女儿的小卧室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想起看过的一段视频，妻子喜欢记账，收入和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她抱怨丈夫不肯记账。他说：“不用记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有个媳妇，两个孩子，媳妇贤惠，孩子学习还不错，家里的房子不漏风不漏雨，每天锅里有热饭。我的算法很简单，当年结婚时我只有一辆自行车，现在除了那辆车，剩下的都是赚的！”丈夫说这番话时，眼睛笑得弯成了一缝，满脸都写着“知足”两个字，这纯粹的幸福瞬间也感染了我。

我在清晨起床时又看了这段视频，于是去露台折了几支新开的花儿，插在客厅的花瓶里，顿觉心情舒畅。

人活着，要学会正确算账，静守流年，不奢求太多。春日，不妨去折一支花，满屋都会生香。

